# 國朝文錄

## 水田居文錄引

水田居文集永新賀子翼先生著先生少以時文擅名與南昌萬茂先徐巨源陳士業諸公相切磋身丁國變隱伏不出遂一意讀書觀史爲詩古文詞此集有文無詩史論二卷往往發前人所未發之覆筆意浩瀚髣髴蘇家他文則意製峭詭往往出盡水窮別有天地而詞氣則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亦或嬉酣淋漓蕭然筆墨之外有似歐陽公者有似柳子厚者有似孫樵劉蛻李商隱劉禹錫諸人者蓋兼三唐之長而奄有六朝之勝吉郡近來文集殆蔑有過之者也獨怪先生與魏叔子同時吉贛又相距密邇叔子且奔

走吳越訪求天下逸士高人而叔子集中無一語及先生先生集中亦無一語及魏氏兄弟彼此若不相知者抑獨何歟予於是益有味乎先生之文且有味乎先生之人矣先生又有所著激書近始得讀予寶爲枕祕包大令慎伯見之謂當共之天下有心人郎謀付剡上高李祖陶撰

# 水田居文集目錄

卷一

卷二

永田居文錄卷一

永新賀貽孫子翼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從弟祖文煥

## 廉頗論

古之大臣當強敵憑陵之際蓋有必然之防焉又有不必然之慮焉有必然之防故其備密有不必然之慮故其圖周備密而圖周然後猝然臨事而不驚無故變生而不亂昔者秦昭王誑趙約與趙惠文王會於澠池澠池王與廉頗藺相如謀行則恐受欺不行則示趙弱乃盛爲之備令藺相如從行而以廉頗居守廉頗送王至境

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及至澠池、秦知趙盛設兵有備、會畢、不敢有加於趙、君子是以知廉頗非僅行伍中人也、殆有古大臣之風矣、夫國家所最患者、莫大乎以君與敵、而復與敵市君、(從反面扶出利害)也、吾無君而求君、則敵必以君爲市、及吾有新君而復求舊君、則(三層翻撥逼出緊著)敵必以吾舊君爲市、吾不求舊君、而舊君自求入焉、則敵必納舊君、以與吾新君爲市、展轉相市、地削民疲、是不戰而國自亡也、今廉頗既與王訣而許之矣、即不幸而有變、奉舊君之命立新君以絕秦望、則前之三患俱亡矣、又況其行而有備也、既防其必然、又

慮其不必然，秦雖欲詐趙而不可得，此頗之所以爲大臣也。其後秦昭王復以詐趙者詐楚矣。（恰好有此一轉）武關之約，猶澠池之會也。楚懷王信子蘭之言而行，秦詐以一將軍號爲秦王，𠡠懷王入秦。設令是時（只三反照便明快亦用三疊）楚臣如有廉頗者，能以與趙王訣者訣于楚王，王必狐疑不行。即行而有備，王必不陷而入秦。即陷而入秦，而王既許楚臣立新君以絕秦望矣，必不求歸而以巫黔中之地許盟，至走死秦地，而楚禍不解也。楚之諸臣不爲其備，而聽其行，是猶制虎者無救傷之（結上）其輕身以嘗其搏噬，其媿於廉頗也多矣。猶幸齊人歸楚太子橫得立爲王，又幸而懷王死，楚人曰：賴宗廟社稷之靈，國有君矣。楚

無求於秦。秦亦不能挾舊君為市者。是昭雎諸人之後計得也。吾獨怪南宋諸臣。既立高宗。宛猶令敵人得挾二帝為市。屢和屢爭。屢盟屢叛。是不獨有姚龐煖并昭雎諸人之不若也。悲夫。

○又○拋○一○層○以○起○南○宋

中間數語扶出利害處何等該括。後引楚事反証亦極分明。作者此等文殆不減魏叔子

## 韓非論二

陋哉韓非之說秦也。其言曰。秦與荊人戰。大破荊人。隨荊以兵。荊可舉也。而謀臣不爲。引兵而退。與荊人和。其無伯王之道一矣。秦破魏圍梁數旬。魏可舉也。而謀臣不爲。引兵而退。與魏人和。其無伯王之道二矣。趙爭韓之上黨。秦以詐殲之於長平。邯鄲可亡也。而謀臣不爲。引兵而退。與趙氏和。其無伯王之道三矣。韓子斯言。蓋自多其智。以爲秦之先臣。皆計拙而謀失也。噫。何其淺於量秦哉。夫秦之所以成帝業者。以其不急帝也。而其所以吞六國者。以其不盡吞也。（妙解非後人所知）秦自孝公以來。據殽函之險。東嚮而制諸侯。綏目前

之小利捐僥倖之微功待時而動乘閒以抵之其陰圖天下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是以孝公之任商鞅也堅守關中務本力農以修耕戰其力可以并韓取魏而不為也用其詐謀拱手而得西河因韓魏自潰之勢以蠶食之而已及惠王之初北取義渠西并巴蜀南兼漢中獨未嘗東出函谷也久之乃令張儀連橫六國使其從散約解自為攜貳因而舉兵伐之天下頓首割地以求解於秦秦無亡矢之費而天下已側弱矣昭王之信范雎也遠交而近攻取韓魏齊腴之地乘利取便以用兵于外任白起為將摧堅挫銳割地包利功屢見矣既勝而速去之若有所待以用其所未足焉

蓋自孝公至莊襄王凡經六世皆用彊忍堅潡之術以徐收天下（一○體○斷○識）之勢故其戰也不傾國以爲戰而常挾戰以要和其和也不委國（此○故○舍○亦○用○此○術○以○制○秦）以爲和而常市和以養戰而其大略在先收燕以脅趙魏臨韓（秦○人○皆○用○此○術○以○門）魏以攻齊楚因而斷齊楚離三晉六國恐懼交散援絕然後威叔（捻○秦○人○門○西○北○方○可○入○斷○圖○而○今○亦○有○此○術○之○矣）而假取之故天下皆動而秦獨靜天下皆勞而秦獨逸天下皆亂而秦獨治蓄積蘊隆至於始皇承累代之成遭盛滿之會因席卷之勢如征鳥凌風使翼而莫之天閼也夫豈始皇之才智過其祖父哉其所由來者漸矣譬之奕者取勢布算皆注於全局（三○譬○較○明）不貪勝於須臾以爭數子之功故始不遽勝而卒乃至於無敵昔者齊湣

王嘗欲幷天下矣一戰勝燕遂夷其宗廟而郡縣其人民於是天下恐懼悉起攻齊燕亦收餘燼以畔之齊幾以亡此皆貪勝於須臾以爭數子之功者也必如秦者乃可與布算於全局彼韓非烏足以知之哉

秦之得計在范雎近攻遠交之一言此更曲曲爲之寫出堅忍作用文亦無支詞

## 項羽論一

韓信謂漢高帝曰、項王爲人、喑噁叱咤、千人自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君子曰、項羽之所以失天下者、韓信已觀其深矣、夫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似非可同情而論也、匹夫之勇、其失天下易見、而婦人之仁、其失天下也難知、然惟其爲匹夫之勇、是以成其婦人之仁、何也、凡人之情、易怒者必易悲、而悻悻然有一朝之忿者、及其大事當前、反循循然優柔而不能斷、此無他故、患在不忍焉爾

古之人有大不忍而稱勇者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也有大不忍而稱仁者救民於水火是也夫惟聖人能以大不忍之心行大不忍之事自非聖人凡有大不忍之心者必有大忍之力以濟之所謂大忍之力者非以忍吾之所忍蓋將以不忍吾之所不忍也白刄加於頸見流矢則忍之非忍流矢也爲其所不忍者有甚於流矢者也蝮蛇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非忍於手足也爲其所不忍者有大於手足者也古之豪傑英雄所以深沈凝固以成天下事於一旦者不過能忍而已而匹夫婦人不然不忍於事則傷於勇傷於勇則其所爲勇者不過喑噁叱咤而已矣不忍於情則傷

一語勁破千古

於仁傷於仁則其所爲仁者不過言語嘔嘔與人涕泣分飲食而已矣何則其所不忍者小也（勢所必至既曰實之能勿悔乎）所不忍者既小則其所忍者必大至於所忍者大而其敗有不可勝言者矣須臾之辱不能忍而於終身之媿恥則將忍之一戰之敗不能忍而於社稷之傾覆則將忍之一人之怨不能忍而於黔首之塗炭則將忍之亦惡在其爲不忍哉項羽憤田榮之反齊欲以全力殲齊使漢王得以乘閒定三秦據敖倉取滎陽而不顧也憤黥布之反九江自國下邑攻而破之使漢王得以乘閒收散卒據成臯而不顧也不忍小怨而忍大讎此其所以爲匹夫之勇也項羽夜阬秦兵二十萬人屠咸陽火

三月不絕及漢王身在掌握者數矣憐而不殺忍於降卒而不忍於仇敵忍於二十萬人而不忍於一人此其所以爲婦人之仁也身敗名滅爲後世笑豈不宜哉昔者勾踐能忍會稽之恥身執槃匜妻執箕箒凡二十年而漢高帝亦能忍滎陽成皐之敗堅壁持久以老楚師然而行成之請夫差不忍殺勾踐而勾踐忍之於姑蘇鴻門之會項羽不忍殺高帝而高帝忍之於垓下劉項成敗之機固於忍不忍之間決之矣

深識卓論獨寫得磊磊明明可爲千古龜鑑

漢高帝光武合論

而遒平簡談言微中

人君之才不及其臣者貴於樂得其臣而用之人君之才過於臣者貴使臣樂得其君而爲之用樂得其臣而用之則臣之才皆君之才矣故功名歸之臣而事業歸之君使臣樂得其君而爲之用則君之才得以用衆而盡其才矣故事業歸之君而功名亦分歸之臣齊桓公才不及管仲然而齊之覇也不曰管仲而曰桓公以管仲之功名用管仲者爲之也晉文公才過狐趙而能使狐趙樂爲之用然而晉之覇也旣美文公而兼稱狐趙以文公之事業樂爲文公用者爲之也知此者可與論漢高光武矣昔高祖椎魯無

文之人也。蓋嘗自言其運籌帷幄。不及張良。定國撫民。不及蕭何。戰克攻取。不及韓信。然借使高祖諱其椎魯無文。而與三人爭智程勇。則高祖將而三人亦有時而絀。乃高祖能不自用其智勇。以用三人之智勇。又能合三人之智勇。以為一人之智勇。（荀漢書朝陳中論高祖亦同此意）而三人莫與爭焉。則是高祖之不及其臣。乃其所以大過其臣者也。至光武則不然。昆陽之戰。邯鄲之克。與夫破銅馬。擊尤來。降盆子。皆出獨斷。而諸臣無與焉。及馮愔之叛鄧禹也。預料誅愔者必黃防。不費一卒。而亂人授首。則鄧禹所不及也。責修之圍於蘭陵也。預敕蓋延提兵出不意。直擣董憲於郯。及延圍制。待憲出兵合圍蘭陵。然

後攻鄴。則決其弗克。又益延所不及也。吳漢之討公孫述也。預敕堅據廣東。待敵來攻。勿與爭鋒。及漢違制進兵成都。與劉尙相距二十里。則大驚以爲輕敵致敗。又漢與劉尙所不及也。藉令以此自多其智。此後傳此二語所以卒敗自勇其斷。天下之才。誰敢出其上哉。而光武獨慮懷遂志。自視歛然。堅王常以金石成。祭遵之威名。用寇恂守河內。則勉以蕭何關中之勞。用耿弇定祝阿。則獎以韓信下邑之捷。見馮異澠池之功。則美其收功桑榆。憫賈復五校之傷。則許其男女嫁娶。使二十八人者。傾心見懷。奮其智勇。感遇風雲。雲臺諸臣。遂與韓彭蕭曹。共垂竹帛。猗與盛哉。吾以是知二帝所以得人也。高祖惟

不自用故能表人之所長光武惟以用人爲自用故能畧人之所作者慣用三疊筆法尚事所以無遺然不及永叔處卽存此短高祖之體大故輕士嫚罵而人不以爲倨光武之用宏故綱舉目張而人不以爲苛高祖與倒駕馭有以作豪傑邁往之氣光武誘掖鼓勵有以結豪傑效忠之心然其得之也皆本諸推誠其任之也皆存乎器使其驅之策之也皆在於威明平恕豁達簡易東風至而酒湛溢盈其感召也深矣彼夫任智挾數矜己陵物者雖有賢者不能樂得而用之其臣亦驚疑顧畏而不樂爲之用夫既兩不樂矣功名事業之墮也又多乎哉

一起道盡主意中間分講明白而後復總結之絕妙時文

## 彭越論

項羽覇西楚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爲西魏王夫以楚之慓悍天下莫能當今復兼梁而有之矣此時爲漢謀者必得奇兵數撓梁地爲楚肘腋之患使之狼顧內救楚不能得志於漢而後漢可得志於楚會彭越有衆無所屬此天所以資漢也漢王予越將軍印擊破楚軍得梁十餘城遂拜越爲魏相國將其兵與齊田榮數反楚於是羽無東意使高祖得馳騁於滎陽成臯間此漢取天下之大機也及漢兵敗於彭城越亦亡其十餘城乃居河上爲游兵擊楚楚漢相持越數從梁地絕楚糧道漢三年羽攻越於宛

越乘間渡睢水下睢陽外黃十七城羽急破走越盡復其城而漢兵已出成皐聲勢再振矣漢四年羽復攻成皐破走漢王越復從梁地大破楚兵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二十萬以餉漢軍及羽復引兵破走越漢王因得復入成皐大破咎軍羽聞之復趨成皐漢兵畏楚盡走險阻越復從梁地絶楚糧道楚軍乏食遂困於垓下越之功可謂奇哉夫越與高祖兩人皆非羽敵也羽來則走羽去則戰與他將戰則皆勝與羽戰則皆敗羽既破漢越兵復出羽既破越漢兵復至如兩雌共鬭一雄雄者屢勝而雌者得以時爲休息兩蹇交齎一駿駿者屢先而蹇者得數弛其轡銜漢角於

前越犄於後而韓信從中收燕魏齊趙塞其地而擊其疲至垓下而信越黥術諸國之兵叢集欲不覆楚不可得矣嗟夫人但知楚強而漢弱而不知強弱之勢不在一人而在天下也羽以一人敵天下而高祖以天下敵一人楚雖最強然而黨絶助寡備多力分其強易弱其餘易熄高祖雖弱然能合衆弱以成強則天下皆其強也方其失滎陽而走也得九江王布收兵以入成皐及其失成皐而走也又得韓王信兵引而渡河雖十戰九敗而星羅碁布無非漢兵譬如失水之龍所遇皆水涔涔淈淈皆可召風雷而致雲雨縱使魚服受困而飛騰之勢不衰若夫彭越不過鉅野澤中之

名言至論

前後收贊

豪而已以羽拔山蓋世之勇西楚强大之勢其視越也猶鷹鸇之視狐兔也然而羽騎一出越即操兵而扼其後使羽糧絕國空躑躅踶跂於道路而不休譬如出林之虎咆吼搋斗百樹震動然進則爲人所格退則爲熊所攫進退之間爲羅所張虎力已倦而人熊之怒方新安得不陷於垓下之羅哉故吾謂漢取天下彭越之功並於韓信非過夸也雖然與越共撓楚勢者齊也齊亡之後齊王廣復爲漢擒齊田橫逃在海島不早赦而封之乃與五百壯士疑而自殺鳥盡弓藏之悲豈盡韓信也哉

三層取譬

尋子漢書細

讀中亦闊此論

一持論明確固已而前後雜用譬喻尤近東坡

○賈誼蘇軾合論

從古經濟大臣功名垂於後世者豈必盡以書傳哉其以書傳者

此言賢相當然亦不可一概而論大抵多半著書事業非未必有

必其平日所行之政所建之猷舉而述之者也周公相成王舉而

賈誼生不得志而欲借書以垂後世前如王符仲長統後如杜牧

述其治周者若而事今所傳周官周禮是已管仲相桓公舉而述

蘇軾其言亦驚豐中偏

其治齊者若而事今所傳海王山權是已他如晏嬰之春秋商鞅之耕戰穰苴之兵法以及申不害吳起之書皆是道也故君子言其所行而非行其所言行其所言是言於未行之先也言於未行之先者嘗試之言也以嘗試之言爲經濟之言猶畫西施之面挾之以遊姑蘇之臺徒悅其名而已吾嘗愛賈誼蘇軾有王佐之畧

而深惜其言之太早也。賈生少時有新書。而蘇子少時有策畧。此皆未更事變。嘗試于未然。而非其所必然也。當賈生之時有晁錯。當蘇子之時有王安石。賈生少時痛哭而陳者政事。錯所指畫而進者亦政事。蘇子少時慷慨而談者富强。安石所擘畫而陳者亦富强。夫以錯與安石挾曠世之才。遇相得之主。言聽計從。其所行之政。所建之猷。與其所著之書。當有不待而合者矣。乃錯用於景帝而禍及其身。安石用於神宗而禍及天下。藉令錯幸而不見寵

君子不以言廢人即此論然推錯當時事皆不可廢也

任。安石幸而不爲執政。徒以言語文章流傳人間。錯且以其學與申商齊譽。而安石亦將以其學與荀楊並稱。安知天下不以惜誼

者惜錯而以惜軾者惜安石哉惟其不幸而用甚以一蹶而不可
復振乃知錯與安石之言皆嘗試之言也夫議論之變日新而事
會之來無已此即古人所言尚有不可行於後世者況以偏至之
辭範萬事之理以獨任之見創非常之業雖使吾行吾言且將扞
格而難從又況欲驅天下以從我之言此其蹤跡也必深矣然則
賈生蘇子幸而少不見用耳使誼之三表五餌軾之策略莫斷皆
得嘗試言之而嘗試行之嘗試而不效則誼與錯並譏而軾與安
石同譏豈不惜哉噫夫天下非無才之患而患於自用其才之患
有才而勇于自用則視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視天下無不可為

天下所以終不可為也以賈蘇之才使不勇于自用待其深歷事變然後召而大用之雖王佐何讓焉旣幸而不用于少時又不幸而終不見用使徒以嘗試之言傳也此國家所以不獲經濟之用也夫

以鼂錯王安石與賈蘇並講未爲公當以賈蘇皆過人而錯之險與安石之執皆非其倫也然其言自足以消人躁心挫人銳氣而壁壘亦極精嚴

## 漢武帝論二

漢武帝用桑宏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受天下委輸、貴則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山東漕粟歲益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倉滿餘穀帛五百萬石匹、民不加賦而天下用饒、君子曰、天下功罪之名、未易定也、夫固有自後世追數之則為罪而當時較論之則為功者矣、追數其罪、罪在撓法、若私而遂其多福、較論其功、功在救時之變、而權其少禍、如平準是也、所謂平準

豈非言利小人設法以籠天下之貨哉顧有大不得已者使武帝元狩以後皆如建元之初節事愛民外無南越東甌西蠻北胡征討之費內無柏梁建章昆明土木之役雖百宏羊安所用之而武帝不能也豈惟武帝不能雖直如汲黯知如東方朔賢如鄭莊舉朝之人杜口袖手而莫救也豈惟莫救且有人焉進鬻爵賣功之策而吏道雜有人焉陳入粟贖罪之計而奸宄與有進酎金助祭之說而列侯困有緡錢舟車之法而商賈罷又有楊可之輩興告緡之事御史廷尉分曹往治侵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宅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頃而百姓中家以上皆破矣于是酷吏

文說一○仕無前

繫與天下騷動其不斬竿揭木起而亡漢者特有待耳當此時而欲逆權通變上不妨武帝功利之圖下可代楊可告緡之禍此不在正誼明道之君子而在聚斂心計之小人以聚斂小人之謀救弘羊賦其實雖不可勝聚斂小人之失權其害輕禍寡聊以紓目前之患者舍平準何由哉平準行而國用饒告緡算車之令悉罷民得漸休而死于酷吏者十減其八九矣然則弘羊之策用於建元之初則為生事而用於元狩之後則省事也平準之令行於崇儒術舉仲舒召申公之時則為倡亂而行於慘急刻深用夏蘭杜周張湯義縱之日則弭亂也凡人為善必求其端而止惡必求其漸告緡既罷則武帝之

意將不止於罷告緡已也輪臺一悔與平準均輸而俱罷矣於是代田之制興而搜粟都尉之官設力本務農以與天下休息其端皆起于罷告緡而告緡之罷實始於平準平準之罪著于後世而平準之功亟于當時吾故曰天下功罪之名未易定也揣情度勢非謂平準可行實于此時不得不行如此論古才不是一派膚詞唐肅代間若無劉晏何以佐軍興明啓禎間若有桑宏羊亦不至加賦以病民矣然則豈惟救聚斂人之失即以應將相大臣之急可也

## 張禹論

大凡亂人國家者非天下之凶人而天下之庸人也凶人之亂人國家也人得而知之人得而防之若夫庸人者其識淺其氣卑其富貴之念熱而身家之慮摯浮沉俯仰與世推移人不得而知之人不得而防之豈惟不得而防之且將從而輕之而狎之輕之則以爲無足畏狎之則以爲有可親噫是人也幸而見用於聖世不過將順取容而已不幸生遂晚季權奸簒逆之臣出而與之共事利其寬厚之名足以服衆悅其貪鄙之性足以市私彼將頑頓與詬惟權奸之所爲而從之然後其禍烈矣漢武帝時委政王氏災

警醒快目

觀孔子之論斷尤可見

異迭興吏民上書皆咎王氏雖帝亦疑之獨尊信張禹欲決于禹之一言乃駕幸禹第屏左右而問焉此漢與王氏廢興之大機也禹則對以天變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聽用于是上然禹言不復疑王氏而漢祚已暗移矣推禹始願豈意及此不過以年老子孫弱又以請平陵肥牛亭自爲塚地恐爲王根所忌故曲意樹德欲自圖其子孫無窮之利而不知其爲劉氏子孫釀無窮之害也夫人能輕其身而後能重吾君而重天下禹既視子孫爲重則視漢祀爲輕視肥牛亭爲重則視漢天下爲輕然則禹以

樹人之心往往如此總是私之一字錯會敗論大臣者必回圖福害家

肥牛亭咫尺之地竄漢天下與王氏而以漢之宗祀博己之宗祀

也嗚呼庸人之禍乃至此哉古今庸人識淺氣卑以之爲凶人則不足以之對凶人亂天下則有餘故雖不能自爲篡逆而篡逆之臣皆欲得之以爲助庸人與凶人之禍固相需而成者也彼魏之華歆劉宋之褚淵王儉五代之馮道皆庸人也而皆足以移人國祚後人之爲國者其無以庸人爲不足畏而忽之哉

讀破全史才有此醒快之論

權文公謂西漢之亡亡于張禹文能究其處心積慮之微而推其贊凶助纂之實可謂腕如鐵而筆如刀

### 揚雄論一

大凡學聖賢之學者必有豪傑之識而後可以章志明教於天下苟無豪傑之識而徒以語言文辭學聖賢之學此其人非欺世盜名之小人即同流合污之鄉愿而已矣昔者揚雄作大玄以準易作法言以準論語豈非以語言文字學聖賢之學者哉及其作解（即從此四字看出全身）嘲則曰自守泊如而漢史亦言雄淸淨無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當王莽時不得封侯僅以耆舊爲中大夫又言雄作法言卒章稱頌莽德且爲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夫旣自守泊如矣（斷制已定）而劇秦美新胡爲也哉雄蓋無豪傑之識而欲學聖賢之學者也

學聖賢之學故自守泊如以養望無豪傑之識故劇秦美新以取容然則雄之劇秦美新即其所爲自守泊如也何也新莽之初阿附者拔擢矣忤恨者摧伏矣雄于此時將違世獨立如龔勝陳咸薛方諸人乎雄不能也將佐成纂逆如甄豐甄邯諸人乎雄不忍也雄之爲人不（此閒自有武二轉入）嗜進亦不勇退不爭得亦不樂失奔競所嫌也正直亦非所尙也奸邪所羞也忠貞亦非所慕也故雖不汲汲于富貴而不辭富貴不戚戚于貧賤而不䘏貧賤不稱功頌德于莽未篡之先而不敢不稱功頌德於莽既篡之後始而三世不徙官泊如而已不求徙也既而以耆舊爲中大夫不得封侯泊如而已不

求封侯也終而爲劇秦美新之文以順時洎如而已不求三公與四輔也彼所謂洎如者非能貧賤以終老也特異于汲汲戚戚者云爾汲汲戚戚者鄙俗之行不汲汲戚戚者聖賢之學也學聖賢之貌而不至窮約終老者行已清濁之間斟酌污隆之際以爲吾既以語言文字學聖賢之學矣聖賢之學因時通變聖賢之身豊

柳從好一邊看出不好來不推設身處地兼似推

厚譪吉其體好靜不能不藉宮室輿馬以舒展吾筋骸其神好恬

心入其腹中

不能不藉仕宦祿俸以休養吾榮衛其性情好文采辭賦不能不藉穠郁美好以潤澤吾胸臆而秀發吾天懷於是內度其身外度

中立之樣必至爲下流之歸

其勢欲爲伯夷之清而難其隘欲爲柳下惠之和而難其不恭欲

為汲黯之方而難其戇欲為東方朔之圓而難其達不夷不惠不黯不朔無可奈何俛仰浮沉是則楊雄而已嗟夫古今此輩所以敢於學聖賢而不敢于為豪傑者特以聖賢易假而豪傑難假云爾不知豪傑既真則聖賢非假不能為真豪傑而欲為假聖賢公論昭然安在其能假哉然則彼所謂自守泊如者安在其能自守泊如也

楊雄一身推之者謂為聖人之徒貶之者幾于盜賊之亞皆過分也惟此恰恰寫出不爽錙毫而氣味亦極淵雅

## 孫權論

英雄舉事必內度己才外度敵勢故有可藉之資而不恃有可取之利而不爭有所藉者假于不藉故能有其藉也有所取者假于不取故能有其取也是故無兼併之才而圖兼併因以取亡者項羽是也無偏安之才而圖偏安因以取亡者隗囂公孫述是也若夫知不可兼併而不爲兼併知可以偏安而自求偏安是則孫權而已矣昔者孫策臨終以後事附權曰舉江東之衆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以保江東我不如卿權之不能兼併也策亦料之矣然其雄俊之姿恢廓之度以之得志于天下則不足禁曹

劉得志于天下則有餘乃知鼎足之勢非曹劉爲之而孫權爲之也當曹操破荆州順流而東也江東諸將皆欲迎操說權不用周瑜之謀則東南之勢曹操有其八九矣使操畢世不能定東南者赤壁之戰爲之也關羽之攻曹仁破于禁斬龐德也自許以南皆遙應羽曹氏至欲遷都以避說權不用呂蒙之謀則中原之勢蜀有六七矣使劉畢世不能得中原者江陵之役爲之也赤壁之戰江陵之役非欲與曹劉爭天下也不過欲據長江之全勢以保江東而已不得荆州不足以據長江不據長江不足以保江東舍江東而爭天下則江東亡舍荆州而保江東則江東亦亡既已據長

江包荊州矣而後以雌爲雄以守爲戰以不可敗之道爲必勝之道波流洶湧險足恃也將士精壯人足恃也水陸舟車技足恃也然備終其身爲自守之兵終其身爲三吳之長而不出長江以圖天下是則權所以爲偏安而已矣彼曹操恃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西征北伐老而不倦先主帝室之冑志圖恢復雖蹙爾巴蜀輕用其謀不能自止彼其志皆未嘗一日忘天下也若權者纍漢之謀不如曹操討賊之志不如先主內度己才外度敵勢我不（批用本色喬出固先）自爲兼併人亦不能爲兼併我能自爲偏安人亦不得不爲偏安畫江爲限以分三國於衽席據險爲疆以鮮兩雄于樽俎奄有荊

揚帝制自雄若權者豈非人傑也哉

此與楊雄論皆肖象而搆恰如分量文亦水到渠成絕不費力

二周古文合刻序

文章之道譬之書家氣韻本之居體神彩生于運筆然而有得于居體運筆之先者矣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舐毫和墨獨一史後至儃儃然不趨受命不讓解衣盤礴元君喜曰此眞畫圖者也相文士者亦如是矣熙朝以舉業爲時文士子應舉者束于排比格律而解衣盤礴之致殆亡矣其間或有不羈之士以其才思旁出于序記書論諸體別其名曰古文而科場事迫歲月難給父兄師友動色相戒以爲舍本逐末有妨取進迨至登第服官以後英華果銳消磨已盡然後勉强應酬以充羔雁餽牽之具而解衣盤礴

之致又亡矣獨吾友周疇伍偕其族白山不然方爲諸生即發憤學古文其文曲折往復力追唐宋出以示予予乃歎曰嗟乎古文之難也雖以守溪鶴灘之時文領袖一代及爲古文遂不能與作者頡頏乃欲兼而得之豈非才哉雖然吾嘗聞畫水之譜于淸狂矣昔者淸狂道人之畫水也專一于水不雜他念一旦倉皇索筆作烏芻菩薩以火光三昧降諸魔神飛烟掣電有燒夷陵焚赤壁之勢于是淸狂畫火之名一旦齊于畫水夫舉業之用排偶格律也猶畫水者不能無一撇三摺種種成法然而淸狂超軼法外能游心于居體運筆之先其于水也沉酣浸淫變幻不測一日之內

仍從畫上得解妙

數幅之間魚龍島嶼萬怪出沒既恍奔而怒流復帶縈而鱗蹙忽跳波而捎雨旋乳石而沸雷倏而回風舟艦帆墜俄焉倒峽天溜星浮當其大酣奮筆傾倒淋漓之時視彼發敬降魔飛烟掣電之火渾無以兼夫是以一藝而兼兩長也由此觀之兩君特忠時文能手時文磅礴鬱律不呈故常泥沙水之極情盡態則于古文沈思翰藻于時文少時并貯此兩之于詩畫雖掛偶而行耳行之勢不窮工而極變耳果能窮工而極變其視古文豈果有二道哉今其古文具在然特一斑耳若其舉業久為都人所推祖事勃興蔚氣蒸變遇其解衣盤礴時即予不敏亦得擁侍振袂于其旁也予觀自明以來能爲古文者大都能爲時文也人多不解其故

讀先生此文恍然悟矣

## 心遠堂詩自序

嗟乎。余每憶亡友萬茂先、陳士業、鄧左之、徐巨源四子之言。輒不禁欷歔也。丙子之秋。余讀書章門。取所爲舉業出示四子。皆推獎溢分。謂余文開闔變化。不減先輩。而縱橫奇恣。時或過之。揚卷出即以第一人相期。余聞言媿甚。及撤棘闈。落乙榜。平日所爲舉業爲進士持出。梓入坊書者。或爲人襲取以博科名。而余獨不免於窮。四子過余。晒曰。子如夜螢戴火而爽。余媿滋甚。每從市上望見四子。輒掩面疾趨。羞對其影。歸而賦詩。半騷感憤。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他日左之至螺江。猝入余館。余不及避。發篋得詩。愁然戚也。

曰子胡爲此耶爲此者必窮而後工且傳焉子爲子之舉業自可不終於窮而又好爲是窮者之詩子而窮則負子舉業子而不窮則負子詩子而欲處於窮與不窮之間兩負而莫適爲尙則子詩之傳與不傳終未可知而胡爲此耶余曰不然天下事之未可知者甯有量哉子不見屠者屠于燕趙而賣藿者或過屠門而得肉市屠者常苦啗而啗者往而得屠乎子昔以余之舉業可以不窮而已不免於窮矣又安能知余詩之果窮也子試把余詩觀之取其蛹强抗狠不欲名一家不肯拘一體第以快其所欲吐欲笑欲啼而止者于此游泳焉淫液焉退而定其美惡焉則其窮與不窮

疏逸妙論

雖不可知而其傳與不傳固可知也而又何戚焉左之乃閱余詩竟命酒浮白拍案狂呼曰余見子詩工矣其傳未可知若其窮則已知之矣嗟乎遂使四子之言不驗於前而左之一人之言獨驗於後者誰實爲之命也夫

回應前文神妙之筆

先生以詩工而窮予雅不欲以詩名詩亦不能工而亦卒不免于窮也抑又何說

〇〇水田居詩自序

一十年前城南有宅爲心遠堂〇雖近市囂譁〇而讀書甚樂〇既而堂遭兵燹〇復讀書於厚田之水田居〇厚田土瘠源淺〇十日不雨〇苗稼常焦〇故厚田之田〇猶石田也〇今以水田名居何哉〇蓋田居既久〇聽水爲多〇且家在中分地枕小江〇無雨易涸〇有雨易汎〇雖鮮源也〇水亦時潤〇毎逢上流波漲〇隣溪潤澗〇合灘雷吼〇石潭電激〇江石迅悍〇細意熨帖處心〇細入切〇凝精對之〇如在下風〇岸又迫之〇急不擇流〇旁溢派出〇漫入人家〇穿戸蕩宇〇魚遊樹杪〇船行天上〇此一樂也〇又或澍雨流膏〇平疇捲霜〇網罟齊斷〇野絕流〇長竿林立〇漁火星燦〇山腰抱白〇天影搖黑〇水聲似響〇樹色浮潤〇此

又一樂也至於東作始興南畝遠灌陂堤夜障池塘曉車桔槹抱甕瀰漫不絕鯽鯉鮎魴望流而赴鳧鶩鸛鶖羣浴以嬉萬趾于耜百口喧豗魚尾半赤人首盡黔此又一樂也兼此三樂謂之水田不亦宜乎雖然前之二樂源流之田類皆有之後此一樂非余汲水之田不能得也每誦古詩或奇而肆或秀以深或鬱以達所謂水田三樂者古人兼焉余詩淺淺每望古人及涯而返乃既名其居復以名詩者蓋竊願學焉而未逮也嗟夫願學古人豈終不逮古人哉汲水而勤未有不逮夫源流也願學而勤未有不逮夫古人也風馳雨驟則波委而雲隨矣水落石出則鳥瀾而龍見矣若

雙督黃下正嘶垂赧

是者天人交發神鬼悉來雖余不敏時有弋獲遇其適意一篇之中三樂迭見更欲進而醇焉其在異日也夫其在異日也夫

命意迴不猶人措詞亦極意雕琢此逼真唐人之文非宋以下所能有也

皆園集序

古今俠烈之士所以大過人者則存乎膽與氣矣雖然膽恃氣而後充義氣所鼓膽旣赴之孟莊兩賢之書其言養氣者皆諄諄矣而獨無一語及膽者膽局一身而有相氣塞兩間而無形孟莊惟能養其無形以及其有相故能藐大人卑萬乘而無撓藉令氣不足充其膽則雖以十三歲殺人之秦舞陽及其氣奪于秦王即震恐色變并其平日市井齷齪之膽一旦失之又況選懦恇怯喔咿嚅唲之徒哉吾友劉安世成仁取義生平以膽自許人亦以膽許之吾獨謂安世之膽安世俠烈之氣所充也蓋嘗讀皆園全集而

益微其爲人矣安世以英絶之才俯視一世杯酒成詩刻燭作賦據案走筆作彈文莫不排嶽倒峽挾風雲而走雷電操觚之家人人震慴其膽然吾謂安世詩文之膽亦皆俠烈之氣之所充也充而不止是在善養耳吾先君子嘗以養氣養膽之說訓貽孫矣其言曰養氣者養之使老養膽者養之使壯氣老欲其常翕膽壯欲其常張以氣取膽以老用壯以翕主張天下無難事矣間嘗竊取其言以衡人衡文鮮不合者今安世詩文具在雖其旨激其魄昌然其行文之勢則如春水瀰漫盈科後進漸放于大壑此其于養固不習而自得不符而自合者藉令天假遐齡生逢盛世其詩其

文。與其勳名事業。誰為限量。惜也遭時不造。止于三十之年。徒以其俠烈膽氣。充于詩文。流傳人間。令讀者追慕贊歎。悽慨流連洒沾襟而不能已也。悲夫。

養氣之說人人能言養膽之說則自先生始發中間以氣馭膽云云直欲自成一子

# 水田居文錄卷二

永新賀貽孫子翼著
後學止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從弟祖傑能之校刊

## 譚烈婦八磚記

宋季永新鄉進士彭震龍帥八姓忠義從文信國勤王信國兵敗震龍猶固守永新同邑叛人劉槃者初仕宋爲大將降元引兵屠城震龍等皆死之是時譚婦趙氏夫婦聞變抱其三歲兒隨舅姑匿學宮元兵至殺舅姑及其夫欲汙趙氏趙氏憤甚抗聲大罵賊怒殺之并及其子血流聖殿八磚若婦人抱嬰兒狀時元十四年

七月十九日也有居者伏梁上出爲人言甚悉久之有司謁學官見血磚滌之不去磨以砂石又不去復煅以猛火乃更鮮明其後明季知縣某以歲久磚壞築土和灰石以墁之其厚三寸須臾血痕出墁上如前狀至清順治庚子知縣王登錄復加墁焉厚倍於前墁血痕復出新墁上如前狀時已閱三朝四百餘年矣余乃親入磚而愓然嘆也方元兵之下江南也駃騠騰雲旌麾蔽日雷轟霆擊海沸山搖豈非一時蓋世之雄哉然何以力足以斬炎宋磐石之宗而不足以折閨閣芳烈之氣勢足以迴錢塘滔天之潮而不足以滅升斗濺地之血威足以屈二百州厥角稽首而不足以

今細之永新人不見矣

用漢投鮮碑可法

禁一婦人切齒咋舌則是江南已亡豪傑已死而趙氏之心獨不死也夫惟趙氏之心不死（卓然山立）是以趙氏之血不磨遙想其時慷慨之情憤懣之狀蓋已震天地泣鬼神貫金石而薄日星矣入磚淋漓豈偶然哉嗚呼傷矣火德衰矣元運新矣北轅駕矣南舟覆矣彼亂臣賊子附燄助虐以爲攀蠡與天無極也（極[illegible]月之法）豈知轉盼八十年欲求奇遊溫帶蹟雄剛於沙漠穹廬間但有朔風積雪凜人肌骨而彼伯顏張弘範諸人功業旂常甲第鍾鼎鐵劵帶礪已與烟草同其銷沒矣若所謂叛人劉槃者不但人骨俱腐并其子孫亦自側其家譜名字以滅人耳目獨此入磚殷殷班班輝耀學宮千秋萬

世傳之無窮然後知彼時幅員之壯兵威之強以入磚視之不過剗首一映浮游一瞬而已後之亂臣賊子過我宮牆徘徊入磚之間其尙蹶然動心也夫

此事奇甚文以全力注之不覺淋漓盡致

文溪映雪菴記

內弟周君令申捐其分祖雪崖公庄居以爲蘭若殿閣廂廡丹艧雕塑之費二百餘金置田飯僧使子弟肄業其中書聲梵唄唱和相聞庵前名雪山取釋迦雪山六年精修之義以勸僧徒旣而更名映雪取孫康映雪五夜讀書之義以儆後學葢一庵而二善具焉庵成徵記于余余乃進諸後學而言曰旨哉令申之敎子弟其意深且遠矣所謂映雪讀書者不于映雪之時也葢有得于映雪之先者矣古之學者時敎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夫旣以退息爲學則退息亦所以爲時敎也是故有所操者卽有所縱有所埶

別行一路之法

妙解

者卽有所舍有所爲藏修者卽有所爲息游藉使知操而不知縱知歛而不知舍知藏修而不知息游時教退息判爲二事扞格齟齬不頗其安豈所語於讀書者哉不觀之畫者乎以畫証畫者好欲其專業欲其勤絹素筆墨欲其不離左右而其精光所注尤在目不覩絹素身不親筆墨意境俱寂心手兩忘之際若是者不屈屈于專且勤之迹而專且勤莫能逾者何則學之所益者人神之所會者天也天人合而絕技出焉讀書者亦若是焉已矣方其游心于淡養氣于冲收視而反聽寡慾而息機其于經傳子史百家之蘊固已深造而自得矣然須在深造自得之後方有此境否則玩尤且資于山水以增其高深資于花月以生其

物我志道足與內外合一之學哉

幽閒資于絲竹嘯嘆以助其風韻極之而壯士擊劍幻人吞刀風檣陣馬石走沙飛雷轟電掣鷹隼鵰鷙龍戰虎鬬千奇百怪莫不資之以排宕其胸臆而酣適其意氣然無時而非讀書之候無事而非讀書之功也若必待握牙籤展油素呫嗶于縹緗簡牒而後謂之讀書則其讀書之日寡矣然則孫子映雪特孫子暫時之事偶然之景爲紀傳者取之以表其專且勤之一端而已而後人必於同雲集霰壓梅折檜之夜以爲孫子專勤之所在孫子之專勤豈在是哉爲僧者亦然雖有朝華暖夕般若而失之千里桃影竹聲屠門酒肆或有得之覿面者矣我自調心與彼何與接指發光

非關塵勞。以是類之，令申映雪之意。其或有合耶否耶。

此題入他人手，必將映雪正面着意發揮，縱極精神，焉能出色。此妙從退息時補出一層，看似翻案，實則壓題且正深入題之骨裏，而題面只一點便足。非眞正讀書人，那得有此行文排宕淋漓，亦極行筆引墨之樂。

## 周孝子刲股記

崇禎十年丁丑、永新周孝子以刲股死、邑侯閔公聞孝子之事、命諸生採實以聞、諸生具狀上言、孝子名光綬、字弱生、西鄉文竹人、爲邑博士弟子、幼有至性、父宏讃、負才以老。𢙣悒善怒。箠楚或非其過。綬怡然不敢懟。父寢疾浹年、綬晝夜調藥。坐臥牀側。再拜向醫者乞方。醫知其不治。謬曰、人肉可療也。綬信爲然。刲股肉熟而獻之。負痛傷筋。憊甚。寢於別室。父急呼綬兒安在。綬恐傷父心。聞命蹣跚跛而來、血淋漓不止。頃之父病篤。綬憂痛不能起。遂先其父三日死。年二十有七。當刲股時。父不知爲子肉。食之頗快。綬喜。

復刲其左臂家人覺爭奪其刃竟以此爲憾云其生平不具述述
其死孝一事惟明公爲閔公覽狀置扁旌其閭且謂貽孫宜記
以志不朽貽孫既如言記之于右慨然曰甚矣死孝之難也嘗綏
死時人皆謂死而無救於父不如無死竊謂不然文山有言父母
有疾雖不可爲豈以不可爲而廢藥至哉言乎以爲可爲而圖之
不可爲而置之此其心寧可問哉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其濟則君
父之福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死固其分耳必謂死而無救于父不
折榜刖臏下蠶有神助
如無死則自古忠臣獨紀信之死稍紹之死程嬰公孫杵臼之死
與國朝韓成之死死而全其君全其孤庶幾可以死矣他如死封

彌社稷諸臣其與日月爭光者其以為死而無救可以無死乎為臣子者不幸而至於死而死之中又有不幸焉君子所以重傷其志也然則光綬之死其可以解矣綬非不知痴之不可為也彼其志獨欲為於不可為之時每旦焚香籲天祈以身代齋七日自為文涕泣而丐于神以為吾志如此神將據我云爾夫不傷天意之（與祈文同妙）不可問而但譏孝子不能格天也是猶責屈平不能悟主笑睢陽不能滅賊而罪信國以不能復宋也豈不惑哉或曰刲股不著聖訓不可為孝吾謂刲股雖不可為盡孝然終不可以為非孝且嘗聞諸光綬家人道其平日孝友事多不愧古人使光綬不死其可

旌者不僅刲股已也惟不幸而死死而無救于父在衆論方以爲愚方以爲傷身而吾獨許之以孝蓋誠不忍以成敗論忠孝且以愧天下爲子臣者可爲而圖之不可爲而置之以自號明哲焉豈獨爲光緩地哉嗚呼若光緩者可以死矣

快論惜不令韓子見之

# 顏山農先生傳

先生名鈞、一名鐸、別號山農、中陂人、父應官姑蘇學博、兄鑰山東新城令、先生生嘉靖間、爲兒時不慧、十九讀孟子、彌日不成誦、顧默坐自如、側聞兄鑰談學、若有會、忽偃臥、夢紫衣人、名之帝所、及覺、歘誡左右毋輒溷我、我將扃戶求我、（求我妙）焉閉關不食飲者七日、豁然有悟、（先悟）手瓣香、鳴鼓而稽首者四、曰嗟乎、吾幾罔吾生、吾適至帝所、然後知覺、學豈易易哉、尋居谷中九閱月、益大悟、歸見兄鑰等、陳性命之學、皆驚、與起、至數百人、值學使者至、父兄迫令就試、先生歎曰、人生甯遂作此寂寂、受人約束乎、於是始罷舉業、專學矣、（後學）

會王公艮聚講廣陵間見先生異之遂徧遊吳越齊魯燕趙士大夫就門下日益多而所篤信者參政羅公汝芳爲最始羅公諸生慕道極篤以習靜嬰病過先生在豫章往謁之先生一見即斥曰子死矣子有一物據子心爲大病除之益甚幸遇吾尚可活也羅公曰弟子習澄湛數年每日取明鏡止水相對無二今于死生得失不復動念矣先生復斥曰是乃子之所以大病也子所爲者乃制欲非體仁也欲之病在肢體制欲之病乃在心矣心病不治死矣子不聞放心之說乎人有沉疴者心怔怔焉求秦越人決脈既診曰放心爾無事矣其人素信越人之神也聞言不待鍼砭而病

霍然已有負官帑千金者入獄遽甚其子忽自商持千金歸示父曰千金在可放心矣父信其子之有千金雖荷校負鋃鐺不覺其身之輕也夫人心有所繫則不得放有所繫而強解之又不得放此猶將其與此繼於中有放心說與此正同然哭說兩邊都有此只說得一邊夫何故見不足以破之也蛇師不畏蛇信咒術足辟蛇也幻師不畏水火信幻術足辟水火也予惟不敢自信其心則心不放矣不能自見其心則不敢自信而心不放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放心之謂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但放心則蕭然若無事人矣觀予之心其有不自信者耶其有不得放者耶予如放心則火然而泉達矣體仁之妙即在放心初未嘗有病予

者。又安得以死予者耶。羅公躍然如脫韁鎖。病遂愈。迎歸師事之甚謹。先生豪宕不羈。輕財好施。揮金如土。見人金帛。輒訴曰。此道障也。索之。無問多少。盡以濟人。羅公爲東昌太守、先生來、呼之曰、汝芳爲余製棺。須百金。盡取其俸錢出。即散與貧者。又命之曰。汝芳爲余製棺。須百金。大守故廉。不能更具百金。則蚤起瞷其尚寢跪牀下白之。先生訴怒。不得已稱貸以進。取之出。又散與貧者。羅公歸盱江。先生至。羅公爲製美材贈之。舟次金谿。見門人蔡御浚無棺。又以與之。及遊京師。相國華亭徐公首問學于先生。三公以下。望風容。學先生。機辨響疾。雙目烱烱。問難四起。出片語立解。往

往於眉睫間得人元悟稍遲鈍即詬詈衆相顧錯愕先生自若也嘗與諸大儒論天命之謂性衆方聚訟先生但舞蹈而出時蘇公佑督學江西聞先生名使人召之不往曰名即名諸生耳道人不聞往教也蘇公益重之造廬稱謝聞先生言不覺下拜最後巡撫何公遷二子爭財于官署相殺莫可解乃迎先生至署一月兄弟不覺抱持大哭遂相友愛何公感之問所欲先生曰生平遊江湖不得官舟廣聚英材講學爲恨耳何公以己舟與之顧先生性峭直嘗爲上徐華亭及張江陵書皆有所指斥諸公不悅又與同邑尹大宗伯忤且有脅人齮齕之者傳會何公所與官舟事遂以盜

官舟故下金陵獄論死先生被拷掠瀕三木人謂死矣羅公竭力周旋橐饘之暇問先生憊乎先生笑曰噫是猶風之過而揭吾衣也吾何涉焉凡繫獄三歲日與諸囚論學不倦諸囚有啓悟者獄中嘗白光遊圜扉外司寇怪之羅公亦力爲申救至以身抵焉遂得減死發戍廣西既出獄諸囚百餘人伏地哭哀甚司寇訶曰若囚且蘄死不哭顧先生何爲囚曰不然顧先生在獄吾身如在天宮今先生去矣吾無所聞即不死猶死耳先生好談兵喜奇計先是將軍俞大猷起校尉罪當斬先生一見奇之請于督府得釋至是迎先生于軍先生爲畫策遂平大寇上其功將授以官先生

恥之。值兌戌歸。益倡道不倦。言必稱堯舜。然見有踽踽涼涼者。輒鄙而笑之。以此頗爲諸儒所譏云。及年九十。忽聚子弟門人羅拜於堂。就枕卒。至崇禎壬申、邑令姑蘇管公德園、始請於學使者祀之黌宮。并錄其孫于諸生、而先生之道復存矣。論曰、余聞之邑長者云、先生事父母最孝。親沒廬墓。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雖逢父母生忌祭。必哀。兄弟五人友愛備至。鄉族煦煦。患苦相恤。卽古之篤行君子。何以踰焉。獨其談論風生。意氣憤發。不爲時流所喜。然生居僻壤。誰爲師承。乃于夢中驚悟。遂以布衣名動天下。與管東溟王心齋諸公。互相印可。至陶鑄近溪先生爲世名儒。嗚呼。可謂

豪傑之士矣。

先生之學純從悟入較陽明尤頗故自久論定卒不得爲純儒然制欲非體仁之說精甚與孔子告顏淵之旨無殊放心之說雖于孟子爲別傳而以之醒俗無異金丹固宜錮疾之立除矣推爲豪傑之士豈不信哉

龍公孝行傳

龍公諱鼎、別號凝齋先生、永新袍陂人、祖諱瑞、娶史氏、瑞夭、史氏年十九撫孤守節紡績獨居族人罕見其面一老奴供薪水奴死則掃葉負甕以爨孤長娶婦生公二歲而孤又夭史氏哭之兩目盡盲公幼有至性五六歲時能執杖扶盲祖母行庭除間不忍暫離稍長為人傭書易米肉以膳祖母年老齒落則嚼飯相哺也縣令龔公以進士新下車公持祖母苦節狀上堂慟哭求旌龔麾之去明旦又持杖來哭龔以屢哭為不祥也怒而杖之明旦又持狀來哭龔感其誠為請于院司旌其門曰貞節會尹大宗伯修邑誌

○公復持狀哭于宗伯之庭○宗伯憐之○爲史氏列名誌內○且言於有司歲給米布○終其身○春秋祭譚烈婦○必致胙焉○史氏年九十二卒○公躬負土以葬○公娶楊孺人○無子○生女一人○卽先宜人也○先大夫赴童子試時○公知其不凡○以宜人字之○手授秦漢文十冊○曰○子宜咀英茹華於此○勿效他人止拾時文餖飣也○先大夫服其言○及余小子就藝○以是書授焉○公老且病○先宜人亦爲嚼飯如公哺史氏○時○先宜人奉公及楊孺人合葬袍陂里磨形○僕夫倦不能成墳○先宜人亦躬負土成之○如公葬史氏時○人咸謂公純孝之報也○公沒後無長物○止遺史氏臥榻一張○蓋節婦七十餘年冰霜嚴凝之氣

○先○生○古○文○之○學○實○始○于○此○

所棲者男女裸臥其上蓉止不戒者必大病有悍少年揶揄曰此妄耳攜婦人䁔焉遂病而死蓋異事云貽孫曰余小子讀蘇公程翁狀而淚潸然下也一行之善格于皇天禍及孫子而外孫軾轍以文章亨大名使人至今知有程翁者軾轍也今觀我公內行醇備撰之程翁（倘泥又泥矣）不啻過之彼造物者既靳其嗣而外孫如貽孫兄弟又猥賤闒茸不能奮其箠舌使公有聞于世爲書洞而滴食報異嗚呼可傷也已

文格頗高結一段尤入神品

與友人論文書一

先生文股法收煞

足下聞吳人之植桑乎吳人植桑飼蠶繅絲爾之利衣被天下偶值儉歲桑稀蠶殭見楚人有販繒者其息三倍遂拔桑蓺麻舉家織繒繒價未售而蠶業已荒矣今之為舉子業者類然也章句粗成良師教之範我馳驅未能卒業苦其難也出見獲禽之乘得之詭遇輒假曰吾師誤我於是盡棄其學退自貶損剽竊苟且以求弋獲究之終不可倖而學業盡荒噫嘻愚哉夫文以慊志非以欺人

筆筆折筆筆峭如出柳子厚手

也然而吾慊吾志天下之明有司必有共慊其志者吾且讀書明理自為慊志之文以求售于明有司猶懼其失之今乃不必讀書

不必明理爲不必慊志之文欲庶幾或售於不明之有司而曰彼所知者不過如是而已假而一旦遇明有司又將何以應之乎夷光鄭旦世之所共美也舍是而蓬首垢面以號於人曰吾且爲宿瘤天下必有好我如齊王者且又以號于人曰齊宮之所謂夷光者必宿瘤也則將率齊國之蓁首蛾眉盡習爲蓬首垢面以爲必如是乃得趨時而善變可乎哉（與上段同對）且夫學爲而厄窮吾命也不學而弋獲非吾命也命或厄窮其于吾學固可無憾設令吾命可以弋獲學者尚且羞之又況其必不可以弋獲也則亦何苦不學乃欲欺人以自欺斯蓋惑之甚者矣

正誼夾寫一片婆心

與友人論文書三

制義猶古文也其相題審脈排比格調雖有不同然其正反開闔往復轉變者法也古文有之制義亦有之也其正反之相生開闔之遞變往復之不測轉變之無迹者巧也古文有之制義亦有之也是以行文有法而不爲一成之法其不爲一成之法者巧之從心不踰也行文以巧而不能自言其巧其不能自言其巧者法之範圍不過也夫如是則天下不皆倕也而法在則天下皆可爲倕天下不皆般也而巧在則天下皆可爲般矣今之爲制義者憚于法之嚴而託於無法以爲巧格于巧之難又託于無巧以爲法則

設有工師于此法猶是法也然而曲僅能鈎直僅能繩圓僅能規方僅能矩是賤傭也以是爲法巧者笑之矣又有工師於此法猶是法也然而執鈎爲曲執繩爲直執規爲圓執矩爲方是膠守也以是爲法巧者又笑之矣（索性一轉進）然則將矯直者以中吾鈎强曲者以中吾繩破方者以就吾規毁圓者以就吾矩詭僻險怪陰叛于法之中而曰是巧也巧乃與法相離而法亡矣則將以其意爲曲而廢吾鈎以其意爲直而廢吾繩以其意爲圓而廢吾規以其意爲方而廢吾矩決裂潰亂顯悖于法之外而曰是巧也法乃與巧相讎而巧與法并亡矣凡若此者皆非吾所謂法卽非吾所謂巧也吾

所謂法者法習而巧出焉吾所謂巧者巧至而法生焉吾所謂法者可傳而巧者不可傳吾所謂巧者不可學而巧之藏于法者尤不可學亦惟是養之以靜致之以虛廣之以識主之以誠優而游之使自得焉神而明之使自出焉其于文之正反開闔往復轉變也非作而致其然也（神通變化隨穗不出一無字）如手足之持行不言而喻如耳目之視聽不戒以手如夏雲奇峯因風生態如水滲行地隨物賦形盡有無意而合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奈若是者古文之至而亦制義之至也奈何望崖而返而未嘗一涉其域也

一氣旋轉到底而肌理甚密亦巧法備具之文

## 示兒一

作詩乃極苦之境。極難之事。四書本經可窺聖域。舉業文字可致通顯。爲之極樂。學之極易。舍其樂易而趨苦難。是亦不可以已乎。但汝旣頻以詩請益。當以乃翁作詩之苦難告汝。吾少不知作詩。見諸大老集有鄙俚應酬詩。輒掩口而笑。自丙子九月、塲事失志。時年三十一矣。忽發憤爲詩。殫竭心力。至忘寢食。每得一語自矜掇獲。不知皆古人所已道者。積累成帙。謬付梓人。爾時同社皆不知詩。妄相獎許。推爲詩人。如是者五年。始知慚愧。取而删竄其半。因得稍進一格。然尚在古人堂下。輒詡詡得意。自謂入室。如是又

五年復知悲媿又取而刪竄其半時值國變三灾並起百憂咸集饑寒流離逼出性靈方能自立堂奧承叔所謂窮而後工者其在此時乎及平心靜氣取古詩與吾詩比勘悲媿又起自嘆辛勤半生求其集中如唐人詩或有相合若求三百篇勞人思婦天懷日放之妙十首之內不得二三又況能頡頏雅頌奏清廟而被管絃乎因羨唐人如陸敬輿李習之輩不以詩名宋人如曾子固陳同甫輩不能爲詩彼不走苦難一路所謂良工不示人以璞也蓋作詩貴悟門悟門不在他求日取三百篇及漢唐人佳詩反覆吟詠自能悟入若無悟門但于古詩及漢魏晉唐人詩內聲容字句摹

老于詩亦甚出彌

擬摛畫如在琉璃屏外拍（妙論此如七子）美人肩雖表裏洞見然所拍者終是琉璃不是美人（此如三袁）若舍三百篇漢魏晉唐而別尋悟門如涉江海者本無神通漫學折蘆浮杯捐楫舟航凌空飛渡此兩種病近代名家往往有之然悟門不能遽開積累時日庶幾一朝遇之汝詩瑕處吾姑不爲汝指出待汝知慚媿時自當別白知慚媿別白則悟門開矣若作舉業文字閉戶三年便可博科目何須積累時日且近日科目文字多以無慚愧無別白得之又何待悟門乎汝今非發憤爲詩之時又無牢騷鬱憤之事遽欲竄身苦趣譬無事人自着枷鎖投入犴狴殊爲可惜倘知汝欲作詩如此苦難自當廢然而

返也

前幅現身說法以見其難中間指出兩般病痛以示之路其文亦如彈絲吹竹足移我情

○復程天修

宏慈至知兄入廬山讀書與枯禪爲伍精專如此鬼神避之矣獨弟夙在先人庇廕之下雖廉吏子孫然比之寒士差爲有間於是時惜陰自愛而於世味取其近厚者於事境取其近甘者於讀書作文取其近逸者以無涯逐有涯疲有用於無用倏忽二十九歲遂如旦暮今先君先祖沒不肖多病之軀驟膺大故老母幼弟相依爲命家務外事補苴支吾日不暇給蓋造物之薄我苦我勞我遂若此其極也而弟尚不知返以爲是厚者與夫甘且逸者可以久處不遷也譬之盛暑入涼亭倚修竹以永歲月忽然霜隕泉涸

讀之令人改然

冰堅龍見猶服絺綌揮團扇不自知寒威之逼體也昔人呰文之不進必曰俗務紛心天分有限弟弱冠荒廢學殖未落豈敢歸咎天分而獨懼俗務之日來也先祖先父丘隴松楸稍已經營兩弟亦漸畢婚聘外侮內患差可銷彌薄田百畝付之僮僕能者自此而後亦欲遊匡廬登衡嶽觀潮汐於浙江探波濤于彭蠡以發吾文章之奇以與天下後世相見以不負吾祖父永訣叮嚀之言耳十六石志亦如此而已噫亦晚矣越人有以呼盧失業者猝見波斯海船木難火齊洞心駴目方撫膺涕泣乞其小磯碎玉執盤匜搖鼗鼓博百千文錢以救饑寒可不悲哉弟今且爲越人矣不知波斯老賈其尚矜而助

之耶其任其謬倒悖拗迨至悔恨懼悟然後乞其緒餘耶其必能擇一以居於此矣

追悼前失俯覽後修厲志沖襟皆可得之筆墨之外

與周白山

兩漢唐宋詩人文人前倡後和異代名家遞爲師承同時作者互相激揚有相長之益無相傾之習何其盛也近世不然何李兩人既已矛盾而應德遵巖諸公復與元美于鱗門戶角立其後公安竟陵出掃前賢而空之虞山繼起欲掩公安竟陵之勝彈射詆訶更無虛日當其披幟樹幟輒令學者從風而靡既而風會遞變議

自明代以至于今學術文章皆如此矣

論迭新人情厭常各矜創獲彼幟方立此幟已奪嗚呼每一詩文人出必求掩乎前之人彼董揚班晁賈陶謝庾韓柳李杜豈能至今存哉才非兼長學無條貫各以其長攻人所短其彈射前人愈

巧其不及前人愈甚譬之一音成響雖諧眾器一味獨嘗遂廢八珍豈知鈞天之樂賁鼓維鏞無嫌笙磬大官之庖甘酸辛鹹並滋淳熬也哉可慨也矣雖然今日之文更有難言者焉孤處巖谷獨寤寐歌求賞鑒之人不得求試詞罷射之人亦不得此又世運之遞降文運之遞衰可爲痛哭流涕長大息者也

此言可嘆予觀先生集中所論場屋癰疵姻親無能發明先生之意者所以不能大行于時

此文可作明代藝文志總序愈老愈鍊愈簡愈該較之作史論時如出兩手矣

## 答友人論文一

得復札云場中文宜假不宜真且以不佞持論太真少時應舉幾每復失及前輩名士下第皆爲舍易趨難認真太過所誤竊謂不然凡天下之事假難而真易真屬天機假因人力以人力而奪天機是豈容易能之乎里中有老優者嘗爲不佞述其爲優五十年其視起居飲食對妻子酬賓友無一事而非劇場及其登場則又如身在離合生死榮辱得失之內自爲悲喜啼笑與觀劇者同爲（近見騙局先生說部中亦有此段說話）悲喜啼笑不敢以輕心居之怠氣應之也吾友龍仲房少以畫牛得名嘗裸逐牛隊學其鬭角磨癢嚙草眠雲之勢居然牛也人皆

知劇場非眞境畫牛非眞牛矣而不知優人不眞則戲不成畫牛不眞則似不顯天下極假之事(破的之論)必以極眞之功力爲之豈可以讀書作文極眞之事反視以爲假藐以爲易乎不佞少時畏假之難不敢爲假非止於不欲爲假也足下乃謂假易而眞難以先輩名士不第爲捨易趨難捨假趨眞之誤竊恐足下以此自誤彼先輩之言未嘗誤足下也倘或執剽竊庸陋以爲假以爲易乎則但取空疎不學即爲科名捷徑時文秘訣倡此論者誤天下後世愈甚又不獨足下自誤已也

妙論得未曾有眞易假難天下事皆然然非箇中人則道不出

## 自書近詩後

喪亂以後余詩多哀怨之旨或謂詩以陶其性情耳如子所吟是亦不可已乎余應之曰此乃吾所以陶寫也憶昔年避亂禾山有老父夜半叩牀而歌其嫗詈曰汝妻子不食三日矣汝不知哭夜半嘔啞何爲乎老父笑曰吾以歌爲哭也（長歌當哭古人已言之矣）彼父老以歌爲哭吾以哭爲歌凡哀樂顛倒之事皆性情所適耳壯士之戰而怒也適於喜美人之病而顰也適於笑然則溺人之笑未必非溺人之適也吾求吾適而已若并吾哀怨而禁絕之亦不適甚矣後之觀是集者倘不以吾爲哀怨而以爲吾適焉則吾詩或可比於溺人之笑

也。

以歌爲哭以哭爲歌此種幽懷在老父不知何所爲而來在水田居士不知何所爲而至令人自領 原評

族姪小琮墓誌銘

君諱如珩字小琮世為龍田貢氏厥考良吾妣某氏以萬曆某年月日生君娶某氏生子一人勘彝孫一人朕甲子舉江西鄉試曾孫三人某某尚幼以戊午某月日卒壽七十有八祔葬祖塋某山至乙丑仲夏余始為文誌其墓按族系君於余為姪以其齒尊而行高故稱之曰君君幼讀書知大義為人剛直輒然諾遇事慷慨義形於色伯兄瑞海與里中無賴生有郤值丙戌搶攘之秋有稱姚將軍者縱兵剽橋頭多殺無辜以示威無賴生竄身姚幕搆瑞海以死法逮騎數十蜂擁入門君訶瑞海曰兄年五十未生子宜

遷避以存宗祧。吾有一子已弱冠。能樹立善文章矣。吾願代兒。雖死無恨。遂出就縲械至營。榜掠數百。殊死無所言。無賴子手示姚曰、瑞海挈家遁矣。此其弟小琮也。姚怒叱曰、汝敢冒瑞海誑我。今當烹食汝。若告瑞海匿處。則貰汝死。君哭曰、吾兄何罪。吾既以身代矣。復何求哉。姚怒。捽君至堂下。揮刃將斬之。姚之父亟止曰、此固有義之人。宜釋之。無賴生復教姚曰、勿釋也。瑞海殷富。第刑其弟。勒令輸餉三百金。可立致也。姚果下令比餉。是時君體無完膚矣。聞令自度必死。會洪都變起。姚引兵宵遁。君得脫歸。瑞海亦得歸。抱君頸哭曰、弟爲吾受毒痛極矣。出田券授君曰、弟貧乏產。吾

今以八十畝爲弟產君笑曰吾甘貧久矣豈爲吾兄市義哉固辭弗受四方君子翕然稱曰賢哉賀小琮爲兄犯難忘死有古豪傑之風也其後瑞海連生數男至戊申瑞海卒向之五十年無子者至是斬衰縗喪而拜遂有丈夫四人矣而君止一子勒彝向所謂弱冠能樹立善文章者不幸短命而亡僅遺孤孫朕惸惸弱息未離乳哺君朝夕襁抱呼天長號五臟崩裂白髮黃口二命相依人或疑天福善人至君而爽及孤朕稍長發憤讀書嶄然露頭角君乃喜曰吾有孫矣丁未孤朕出就試爲文風發泉湧有司見而奇之拔爲第一遠近爭傳誦其文聲名鵲起君益喜曰吾有孫能竟

一轉出乎意外

吾兒勵彝未竟之志矣戊午春學使者按郡君尚無恙命朕趨赴試試畢朕忽心動踉蹌奔歸而君果得微疾終已就棺殮矣爾時代朕奉湯藥視飯含經營附身附棺之具惟謹使朕不以離憂抱恨者則瑞海之次男開子也甲子春學使者錄科朕居第一是秋棘闈榜發朕以麟經魁江西既歌鹿鳴歸而捧賢書拜跪獻爵于君之墟墓人方信君果有孫能竟厥考勵彝未竟之志且信天福善人果至君而不爽而君之孫則溺洄沱君傷君遽然先逝不及一日以甘旨養也雖然君有孫如此功名所竟未有涯量天之福報善人亦未有涯量余所感嘆者瞬息四十年而人事險易天道

平陂。遂如轉環。爲善者可不勉哉。乃爲之銘曰。捐身拯兄。身乃長存。捐生取義。生乃彌尊。惟孝惟友。純嘏之門。不憑其子。而祐其孫。天之所祜。歷久而敦。我勒此石。百世猶溫。篤爾行潔。沃爾蘭蓀。

只委曲敘此一事中間攢簇作頓處絕世文情

○曹娥叔先雄兩孝女辨

東漢時、上虞孝女曹娥、父盱為巫、以五月五日、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十有七日、遂投江而死、當時又有孝女叔先雄、亦以父泥和溺死不得屍、先雄於父墮處慟哭投江死、見夢於弟賢云、後六日當共父出、至期果與父相抱浮於江上、兩孝女之投江一也。先雄之魂。獨出父屍於水而娥不能。何哉。凡忠孝之事、皆可感天地而動鬼神。然有可必有不可必者。天地。鬼神所為不測也。（難乎言天）使人皆得而測之。則天地鬼神幾於褻矣。子胥之忠能怒錢塘之濤而汨羅之水不能為靈均起波。靈均豈以

此貶忠哉光武詔問劉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異昆對曰偶然耳夫天人相與之際孰有深于偶然哉使爲吏者必欲得渡河之虎滅火之風則循良之實反成誕罔之名豈不大可厭哉故抱屍浮江之事亦偶然也偶然者持論允協爲奇常然者爲庸孝庸德也叔先雄自爲其庸者耳豈以偶然之奇與曹娥較優劣哉

近世刊孝行錄者必有靈奇怪幻之事予見之輒厭曷不讀先生此文